

新风霞与首钢的半生缘



1962年，新风霞来石景山钢铁厂（首钢）慰问演出

新风霞是我国家喻户晓的评剧艺术大师，她创立的新派艺术在众多评剧流派中标新立异、独树一帜，成为评剧革新的代表，被誉为继小白玉霜之后的又一代评剧皇后。20世纪50年代，她主演的《刘巧儿》风靡全国；她在传统评剧《花为媒》中，以纯熟的演唱技巧，细致入微的人物刻画，塑造了青春美丽富有个性的少女——张五可的艺术形象，从而将新派艺术推向了高峰。

在新风霞71年的生命旅途中，她与首钢有着长达40年的交往。在事业的巅峰，首钢人追捧她、敬重她、热爱她；在人生的低谷，首钢人同情她、理解她、帮助她，给予她生活的信心和勇气。

1948年，新风霞第一次到石景山钢铁厂演戏，感受到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工人和家属的苦难。她后来回忆说，“这哪里像个工厂啊，周围到处是垃圾堆、臭水沟，人们穿着破烂的衣服，小孩穿的更是破鞋露着脚趾，破衣露出肉。这一切给我的印象是，石景山真是穷地方！”

1950年，已是首都实验评剧团团长的新风霞跟随全国妇联主席蔡畅、北京市文委书记李伯钊、北京市妇联主席张晓梅到获得新生的石景山钢铁厂宣传普及《婚姻法》，为工人演出了反对封建包办婚姻、争取婚姻自由的新戏《刘巧儿》。

评剧是生发于河北省滦县的地方戏，深受北方地区老百姓喜爱，而当时的首钢职工，大部分是来自河北的翻身农民。新风霞的到来，使首钢像过节一样，人们奔走相告，万人空巷争看“刘巧儿”。那时的五一剧场还是个露天的土台子，新风霞上场后，面对万头攒动、人山人海的场面，暗暗提醒自己：在这种环境里唱戏，一定要稳得住，要唱得清楚，咬字准确，不能拼命用力

喊，越喊台下越乱。果然，她很快压住了场子，人们鸦雀无声地看着听着，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

演出结束后，蔡畅等几位老大姐又带领新风霞深入到车间慰问职工。工人用五张八仙桌搭了个小台子，新风霞没有一点儿名角大腕儿的架子，爬上台子，演唱了《刘巧儿》“自己找婆家”、“小桥流水”几个精彩段子。只见她手里拿着一条小毛巾，边唱边舞，走圆场、卧鱼、过桥、摘花、河边照影子、前后翻身、跳步等，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。在物质匮乏的建国初期，钢铁工人别说看戏，就是听戏也没有收音机呀。而现在，却能够如此零距离地欣赏红遍大江南北的新风霞表演，人们激动得两眼转泪花，高兴得拍红了手。

刚刚挣脱旧社会封建枷锁的钢铁工人，婚姻和家庭存在着很多问题，有包办婚姻的、有父母反对子女自由恋爱的、有丈夫打老婆的、有婆媳不和的、还有后娘虐待孩子的。张晓梅和李伯钊领着新风霞到职工家属区做工作，两位领导走街串巷找妇女谈心、为她们解决问题，新风霞就一家一家地为职工家属清唱。那时的人心透亮得像水晶，看到共产党的大领导到家里为自己做主，大名鼎鼎的新风霞亲自到家里送戏，感动极了，很多职工家庭问题和矛盾得到了化解。不久，新风霞应首钢领导邀请，率领剧团在五一剧场连续演出了三场评剧新戏《艺海深仇》，剧情是旧社会艺人受苦受难的故事，结尾是艺人翻身得解放、控诉戏霸和坏人。每次演到这里，台下的工人群众情激奋，“打倒恶霸！”、“为受苦人申冤报仇”的口号声响成一片。工人看完戏，纷纷写下决心书，表示要为国家多炼铁，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。

1951年2月，石钢2号高炉大修工程竣工投产。厂里召开了庆功会，邀请新风霞出席，她辅导的石钢评剧团表演了精彩的节目。这一年，新风霞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文工团解放评剧团任主演兼副团长。1953年，又调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评剧团一队任演员；1955年，新风霞被任命为中国评剧院艺术委员会副主任、主任。

正当新风霞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，厄运降临了。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，因为她不愿意与被打成右派的丈夫吴祖光离婚，被扣上“右派”的帽子。新风霞从人生的巅峰跌落到谷底，日子过得极为艰难。她台上唱戏，台下劳动改造，有人甚至在她演出的剧场贴出大字报，批判她的“反动罪行”。在旧社会饱受欺压的新风霞对共产党充满感恩之情，怎么也不明白自己竟成了反党分子，她欲哭无泪，几乎失去了生活的勇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石钢干部职工给了她信心和力量，“石景山的领导和广大职工非常理解我，仍约我去演戏。而且，每次我都受到热烈欢迎，和以前一样。所不同的是，演出后总有很多观众把事先写好的信交到我手里，而且不断有职工进城来我家看我，偷偷说几句体贴话。有位业余唱评剧的女职工来我家对我说，你们是好人的，一定有好报，早晚也会平反，好好工作演戏，群众眼睛是亮的。我听了很受感动，这仿佛是我的强心剂。在困难的时候能有多少好心人给我力量，真比金子还珍贵呀！”^①

1959年5月23日，石景山钢铁公司3号高炉建成投产。这座高炉是石钢采取基建投资大包干办法实施的三大工程之一，高炉容积由635立方米扩大到963立方米，采用框架式结构，高压炉顶、碳砖、高铝砖炉底、可自动控制的斜桥上料；炉前配有电动泥炮、开铁口机、堵渣机；出铁场配有天车等，技术装备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。该炉投产使石钢炼铁生产能力提高近一倍。因此，中国评剧院准备排演一出反映石钢大跃进的新戏《红河一条龙》，新风霞被安排到石钢体验生活，她和工人打成一片，脏活累活抢着干。体验生活结束时，厂领导特意在职工大会上表扬了新风霞。由于新风霞戴着“右派”的帽子，只能当配角，扮演一个出身不好的技术员。《红河一条龙》在石钢五一剧场和职工见面了，尽管新风霞只有一场戏和一段唱，却赢得了满堂彩。她一出场，工人就报以热烈掌声。身处逆境的新风霞极力控制住情感，她明白：这掌声可不同以往呀，是对自己的理解和同情啊！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新风霞遭到进一步迫害，被关进中国评剧院的“牛棚”。首钢（1966年9月，石景山钢铁公司改名为首都钢铁公司——作者注）的干部职工一直在牵挂着她的安危。一天，两个陌生的年轻人来找新风霞调查情况。关上门后，他们自我介绍说是首钢人，借外调机会来看望她。原来，首钢职工听到一些传闻，说新风

霞被打伤了、送走了、自杀了。于是派人以外调为借口到中国评剧院打探情况，工人还为新风霞凑了40斤粮票和10块钱。首钢职工在患难之中表达的真情，感动得新风霞热泪盈眶。和新风霞一起遭受迫害的小白玉霜，因为不堪凌辱用黄酒吞下安眠药自杀了。听到这个消息，首钢的两位老工人马上从石景山赶到城里看望新风霞，对她千叮万嘱咐：“你千万要想开些，不要走小白玉霜的路，观众是不会忘记你的……”新风霞无限感激地表示：“我从没有想过自杀，我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好下场，我宁愿让他们打死、斗死，也决不自杀！”

1975年初，新风霞被发配到石景山金顶街副食管理处劳动。金顶街是首钢最大的职工住宅区之一，首钢职工和家属听说新风霞来了，纷纷到她劳动的食堂和商店看望她，拉着她的手嘘寒问暖。这期间，她受到了首钢工人师傅的细心照顾，再一次体会到钢铁工人深沉炽热的真情，也在苦难中找到了劳动的快乐。“有一次我被夸奖了，那是吃炸酱面，要每碗面配一份黄瓜，我就管分黄瓜。师傅说，‘本来黄瓜应当切成丝，但切丝要用手抓，出汤，不卫生，也不着吃。发根黄瓜咬着吃，就像吃蒜一样，味道鲜。’我领了管分黄瓜的任务很高兴。我这个人给个差事就认真极了，我一条一条地把黄瓜洗干净。可是黄瓜每条不一样大，分份就难了。我自作主张：大黄瓜一条，小黄瓜两条，再小的三条，反正不让买饭的职工吃亏。这事也来不及向炊事班请示，结果发黄瓜大家很满意。炊事班长说：‘霞这件事办得好，咱们满意，买饭的也满意。’”^②

“四人帮”倒台后，新风霞得到了平反。可是，她在“文革”后期因脑血栓导致的偏瘫使她永远告别了评剧舞台。行动不便的新风霞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，然而首钢人却没有忘记她。1991年春节前夕，首钢特钢公司举行年终庆功会，特意把新风霞接到会场。车到石景山，新风霞望着远处熟悉的高炉、厂房，胸中激荡着四十年来她与这座工厂荣辱与共的故事、与这里的工人结下的深情，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滚落下来。那时，历经磨难的新风霞已经两鬓凝霜，再也找不到美丽动人的“刘巧儿”和“张五可”的影子，而首钢人对她的真情却依然如故。人们簇拥着她，把坐在轮椅上的新风霞抬上三楼的礼堂。看着那么多笑脸，听着那么多亲切的问候，新风霞泪流满面。此时此刻，她有多少话要向首钢人讲，有多少戏文要对首钢人唱啊！新风霞摘下老花镜，擦了一把泪，望着一双双真挚的眼睛，她努力抑制住泪水，唱出了自己的心声：“亲爱的工人老大哥，各位领导，咱们今又见面多欢乐。回头看却坎坎坷坷。我走过了几十年，今天咱们欢聚一堂，心里的话儿说不完，我祝你们万事如意再夺高产，事业兴旺大发财源……”

①、②摘自《我与石景山》，新风霞 胡景山

阅读补充

评剧是流传于中国北方的一个戏曲剧种，是广大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剧种之一，位列中国五大戏曲剧种。清末在河北滦县一带的小曲“对口莲花落”基础上形成，先是在河北农村流行，后进入唐山，称“唐山落子”。20世纪20年代左右流行于东北地区，当地出现了一批擅长表演评剧的女演员；30年代以后，评剧表演在京剧、河北梆子等剧种影响下日趋成熟，出现了李金顺、刘翠霞、白玉霜、喜彩莲、爱莲君等流派。1950年起，以《小女婿》、《刘巧儿》、《花为媒》、《杨三姐告状》、《秦香莲》等剧目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，出现新风霞、小白玉霜、魏荣元等著名评剧演员。至今，评剧仍然在华北、东北一带广泛流行。

评剧以唱工见长，吐字清楚，唱词浅显易懂，演唱明白如诉，表演生活气息浓厚，有亲切的民间味道。形式活泼、自由，最善于表现当代人民生活，因此在城市和乡村都有大量观众。